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夏小正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月在柳淮南子作招搖指未火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心

高氏誘曰柳南方宿周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季夏夏正建未之月柳宿在午鶉火之次火大火心宿也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未唐作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

中今小暑在井十二大暑井二十七

爾雅曰六月爲且鶉火之次未與申合也火大火

心星東方陰宿三星廣六度奎見仲春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雅南子作百鍾雅作百鍾

國語曰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白虎通曰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多

漢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取𪎭賓君主衆物使長大楙

盛也

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萬物大聚 又曰林盛也陽

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萬物衆聚而成之

韋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于正聲爲徵

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王氏禕桂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爲姤陽之極也陽歸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

姜氏兆錫曰林鍾未律長六寸

任氏啟運曰林鍾淮作百鍾周禮函鍾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熒戶扃反又呂氏春秋作涼風始至蟋蟀居宇腐草爲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六月鷹始摯

高氏誘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舞爲將搏擊也蚈馬蚿也幽州謂之秦渠亦曰螢火

李氏巡曰螢火夜飛腹下有光如火故又名即照

朱氏申曰離明之極幽類化爲明類也

姚氏際恒曰溫風呂紀作涼風是高注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按孟秋曰涼風至此

於季夏故曰始至又蟋蟀居壁鷹乃學習以蟋蟀之秋吟者而此時已居壁矣以鷹隼之秋擊者而此時已學習矣是皆取物之感氣候之先者爲言也若溫風則四月已至何待六月乎陳可大不達乎此以其難通訓至爲極按下涼風盲風之至皆非訓極安得此獨訓極乎且曰始極文義豈通

朱氏軾曰溫風始至至極也盡也無以復加也呂覽溫作涼

姜氏兆錫曰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蟲名時猶未能飛但居其穴之壁耳至七月則飛而在野矣習

數飛貌其雛始學飛也腐草感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曰温風温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者離明之會故幽化爲明也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摯鳥已習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陰蟲已居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虙曰當未上六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右个謂南堂之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唐月令屬季秋

高氏誘曰漁師掌漁官黿皮可冒鼓詩鼉鼓逢逢鼉可爲羹傳曰鄭靈公不與公子家黿羹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

姚氏際恒曰命漁師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按鄭執周禮强解月令故謂周禮據夏時月令誤據周時如是以紐合之不知月令皆據夏時必無此獨據周時者且周周禮宜據周時何

以反据夏時耶可爲一笑

姜氏兆錫曰蛟言伐以暴惡不易攻也龜言登不尊異也鼉龜言取易而賤之也

方氏苞曰吳楚山澤間時有蛟起則水湧山崩沙徙損民田宅動數千百家相傳蛟卵如石其未起時恒埋藏山谷中有能辨其土壤物色者先期掘發而戕敗之則不能爲害惜乎能傳古法者鮮矣取他物但以網罟惟蛟必掘以鋤钁會其既成形而將起則必以戈矛斧鉞斷之故曰伐

任氏啟運曰周禮秋獻龜鄭云四者甲類當秋乃成

此恐因周正而誤唐屬季秋章

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

高氏誘曰澤人掌澤之官

姜氏兆錫曰蒲葦生於澤而可爲用器故稱材葦澤人周官澤虞之屬歟者不以是月起或省文或錯簡也

顧氏炎武曰此鄭糾經之遠

齊氏召南曰呂氏集諸客以成書其于考古自有疏處

任氏啟運曰唐無此節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共音供爲于蔿反

高氏誘曰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有四郡郡各一大夫監之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乃以郡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

徐氏師曾曰此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

姜氏兆錫曰四監未詳舊謂卽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四官也今按季夏季冬兩言四監薹收秩芻秩

薪柴之職也在周禮惟甸師委人各言薪芻及山虞澤虞言萊田與供蒲葦而已若川衡安得薪芻乎前百縣兼内外而言此百縣指鄉遂而言秩有常也歛芻爲牧養之用各有常數也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非獨共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神祠靈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方氏苞曰季秋之令以制百縣與合諸侯對舉則百縣爲畿内無可疑者仲夏雩祀疏謂百縣兼内外諸侯至秩芻不可通復遷就以合鄭注曰止于鄉遂不

兼公卿大夫之采邑注云之屬正兼采邑不思周分稍縣疆之地以處公卿大夫王子弟雖食祿而祭祀以致福于國禱祠必反命于王況秦制郡縣畿內並無所謂內諸侯開阡陌廢井田豈猶知周之鄉遂而乃憑臆以決之乎且下曰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則通乎畿內外甚明毋庸別爲異義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鄭言令作田是也大言之故曰四監言四國皆所監也以形言曰天以主宰言曰帝實一而已民神之主也合民力以奉神求神福以佑民所謂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者義固如此　又曰唐無此節淮下有
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薄席以送萬
物歸也
齊氏召南曰按鄭注分說繫矣猶云昊天上帝及皇
皇后帝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音二又他得反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張氏虙曰黼黻文章見於冕服其事為重法古人所
創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為不衷之服矣黑黃蒼

赤泛言五采又非冕服比質取其實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物也且不特用之于服也以爲旂章而貴賤等給皆從此定可不謹哉

徐氏師曾曰祭服旂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萬氏斯大曰無或差貸呂氏春秋貸作忒

姚氏際恒曰給呂紀作級是

姜氏兆錫曰婦官舊謂周禮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故舊也染造必用舊法使之質正良善而毋參差假借以

滋偽也旗九旗之屬章者明顯之義或云書其事名號於旗以爲章識也詳見春官司常

方氏苞曰染采雖用法故然使黑黃蒼赤之料或不質良則所染亦漫漶不鮮料有精粗美惡其產之地取之時皆有辨焉故以詐偽爲戒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必有天殃待呂氏春秋作干時神農將持功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

高氏誘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不舉兵

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毋發干時之令畜衆人功以反害神農耘耨之事昔炎帝神農能植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因水潦盛昌命神農于此修堰畝修治之功于此時或舉大事妨害神農事天殃之矣

徐氏師曾曰神天之功用違神則違天矣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以搖養氣作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句首有命字

姚氏際恒曰仲春云以妨農之事此言以妨神農之事神農之事卽農事也特變文耳鄭氏遂謂爲土神

發令而待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皆妄

姜氏兆錫曰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類搖之言動恐舉而搖動長養之氣也神農謂主農事之神也未及期而發令徵召將使民待而廢事也水潦大則農功迫此時舉大事以妨農天殃必矣況又慢令而待乎

周氏發曰季夏毋發令曰而待者發令以興土功起兵動衆使民守候而不暇農事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或作辱音同薙他計反

高氏誘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至疆界畔也

孔氏穎達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水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而行五月夏至先芟草暴之至六月合燒之又取所燒田中壅遏蓄水積之即草根爛死是時日暴水熱沫沸如湯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

吳氏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耕薙而其土磽确者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美作化

朱氏軾曰土爲火蒸故潤溽則不獨土也凡金石木草之物無不濡濕矣溽字連下暑字讀蓋火氣蒸鬱而爲溽愈溽愈熱愈熱愈溽此大雨所以行也

姜氏兆錫曰溽濕也土氣潤故蒸爲濕者而大雨時行也薙芟草也利猶善也水氣與火性迫其殺草如熱湯然也注曰謂欲稼其萊地者先薙草乾燒之至此月雨潦流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宜稼周禮薙氏職云夏日至而萌之又云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也凡土磊塊難耕謂之彊田疇糞則土疆美矣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欬苦伐反隼息允反鷙音至又淮南子下有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高氏誘曰春木性墮落故穀落民病多欬土氣勝也多遷徙陽布散也高下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

張氏虙曰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而落非衰而落也肺受風故欬春主發散人

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
朱氏申曰鮮而落生氣過盛也女災陰氣過盛反傷之也風寒感際冬之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辰土之氣所應行秋令爲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爲丑土之氣所應也
姚氏際恒曰鮮落之鮮平聲方性夫謂卽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
陸氏奎勳曰當依孔疏作鮮少隕落
姜氏兆錫曰鮮落方鮮而殞落也風欬因風而欬疾也女災謂妊孕多敗

任氏啟運曰鷩呂唐作鷩淮作摯又有官少內其樹

梓

中央土

彭氏廉夫曰土爲木火金水之主無乎不在三百大十日無日不然亦猶冢宰列六卿中實爲卿之長無所不統也

姜氏兆錫曰土寄旺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蓋土無定位無專氣故寄旺如此而末月在火金之交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也

任氏啟運曰十干自河圖出其體圓故居中十二支自洛書出其體方故土居隅蓋自天論則天包乎地而土居中就地論則木金水火皆載土之上而土最大也

其日戊巳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云戊茂己理也豐茂於戊理紀于已

陳氏祥道曰戊數五巳數九同于爲土爲信

張氏慮曰五行播于四時戊巳屬中央

葉氏世極曰南北二極以定子午之位歷家因以立

赤道以定卯酉之位赤道是天腰最濶處

陸氏奎勳曰若論後天之易致役乎坤在離兌之中成言乎艮在坎震之中則夏季有巳土冬季有戊土月令以土强配乎四時之中其義固疏孔疏每時輙寄一十八日亦嫌硬配觀甲子干末則土氣流行不必定在季月也

姜氏兆錫曰四時各屬十干之二而戊巳復屬於季夏者戊巳屬土居十干之中於序爲順也

任氏啟運曰北極出地故赤道稍倚而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爲日經行之道此陰陽之

交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取以名日焉若月有
九行惟赤乃崑日道餘避而稍北矣　又日周有其
性信其事恩
爾雅曰歲在戊曰著雍巳曰屠維月在戊曰厲巳
曰則戊茂也陽之盛也巳起也陰之始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高氏誘曰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
死而爲中央之帝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
土死爲后土之神
張氏處曰相傳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黃者中央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孔氏曰昭二十九年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邱氏駁之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按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位非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

合康成失之於前穎達衍之於後皆非也愚按不特鄭謂黎兼土官孔謂句龍轉社神之非卽以后土爲句龍以合左傳又安足據耶古以天爲上帝地爲后土是后土乃地之總名今月令因中央屬土遂以后土爲神其實附會也又因黃爲中色屬土遂以帝爲黃帝亦附會也

姜氏兆錫曰黃帝土德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顓頊氏之子黎也舊注句龍爲后土旣死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以火官兼之也

任氏啟運曰黃帝土帝黃者土之色中之德古所稱

乘坤艮執繩而司下土者其配有熊氏土德之君后土司土之神其配共工氏子句龍土官之臣也後祀句龍爲社仍兼土官或曰以黎兼之

齊氏召南曰此注誤也句龍官爲后土而祀于社即土神矣何乃疑祝融之兼火土乎

其蟲倮倮力果反呂氏春秋作臝

朱氏申曰中央則中而信故倮名屬焉以其質順也

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于木火金水故以蟲之倮者屬焉

方氏慤曰蛙螾之屬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象物露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孔氏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鄭所云皆据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而西方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龜也陳可大曰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吳幼清遂祖陳說爲人類之貴猶土之尊以鄭爲非不知此說已屬孔疏駁過不用者也按大戴禮諸子書謂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長其

說自屬不經然亦第取倮字爲義非以聖人爲蟲也今泥之以月令其蟲倮爲人然則月令呼人爲蟲乎謬妄可笑如此然鄭謂倮蟲爲虎豹之屬亦非也倮蟲乃鼃黽之屬鄭意亦以土爲尊須得蟲之尊大者當之故曰虎豹之屬又明知虎豹爲毛蟲不得爲倮蟲而曰象物露見不隱藏恒淺毛斯其爲詖遁之辭也與

姜氏兆錫曰倮之言露人曰倮蟲大戴禮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倮蟲三百六十聖

人爲長故人亦有蟲稱鄭氏以倮爲虎豹之屬非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虎豹之屬恒淺毛固爲不的然觀
大戴禮所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何以夷人
于物類耶且安見其數悉準天度也本出樂緯不可
從當指爲鼃蚓之屬
任氏啟運曰倮蟲人也凡有知覺運動統謂之蟲以
無鱗介羽毛故謂之倮傳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
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故倮而爲萬物
之靈也倮蟲通指大荒諸國故謂倮蟲三百六十聖
人爲之長鄭謂虎豹薬謂鼃螾皆非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漢志云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方綱也

高氏誘曰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五音主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五聲始于宮陽數極于九九九相乘故八十一而數最多聲最尊黃鍾之宮於諸宮最長與中央土聲相應賀瑒云黃鍾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主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欲與四時爲互一應從四時之管不別候也蔡

氏熊氏以此爲黃鍾少宮半黃鍾律六月中用以候氣則六月之律林鍾六寸七月之律夷則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此候之乎黃鍾之調均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凡十二律各有五聲總之則六十聲也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太史公云宮動脾而和正氣閒宮聲使人温舒而廣大　又曰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爲陽生于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某思量得不是恁地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爲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又

曰京房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則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前音底黃鍾只是散聲又是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

姚氏際恒曰月令以五音配五行以十二律配十二月皆可也今以土為宮音矣於十二律之外無律可配乃以為律中黃鍾之宮非也若是則有十三律矣鄭氏謂十二律轉相為聲具中於六十揔六十者聲也非律也今云律中黃鍾之宮若從此推之又云黃

鍾之商云云不更有六十律乎且黃鍾屬子月而黃鍾之宮分屬四季土王之月此又何理與鄭又謂十二管還相爲宮而不得謂之黃鍾之宮矣孔疏引賀瑒曰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此說已能見其大意而孔乃曲爲解曰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別無候土氣之管故也按謂取聲相應非候氣夫氣應斯聲應豈聲應者氣反不應乎又謂土無候氣之管夫截竹曰管斯名曰律若既無管何得名之不與本文律中之說相背戾乎雖然所謂土無候氣之管之說於本文固相背戾於理

則爲不誣也於理既爲不誣則本文律中之說吾安得而信之哉

毛氏奇齡曰宫前有羽徵二聲宫後有商角二聲自中聲漸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商與宫遞接而羽又與宫環接羽盡而宫又生焉故十二月其音羽律中黄鍾乃三寸九分之黄鍾高宫也此中央土其音宫律中黄鍾之宫乃九寸之黄鍾低宫也

陸氏奎勳曰黄鍾爲子月之建土寄王而無月言其音宫足矣不當復云律中黄鍾之宫以惑後人耳目

嚴陵方氏强爲疏解謂六十律以宫爲本以角爲末

起于黃鍾而終于中呂起于黃鍾之宮而終于南呂

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爲據此則將特

設一律長于黃鍾本律九寸者而以候土王之氣乎

必不然矣若謂聲應而非氣應則不當云律中若謂

黃鍾五聲原有五律吾未信黃鍾本律不以宮爲主

反以商角徵羽爲主者

姜氏兆錫曰土爲君象故以人屬五音宮爲君最尊

而十二律迭相爲宮獨黃鍾之宮冠於十二律而爲

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長故與土爲君象者相配又

季夏律中林鍾林鍾之外中央土別無候氣之管因

擬此律聲之尊而且長者以應之故曰律中黃鍾之宮明非如十一月之律中黃鍾亦非諸月各以律管候氣之比也

任氏啟運曰宮中也聲之始也凡律皆有五音分之爲六十律加變宮變徵則八十四調黃鍾之宮爲六十律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故取以爲配鄭謂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熊安生謂此少宮半黃鍾之律長四寸五分六月中用以候氣恐未然蓋自三寸九分之宮極九寸之宮皆黃鍾之宮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高氏誘曰五行之數土第五也

馬氏晞孟曰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也所以養萬物也土主四時而分王故五味以甘爲主五氣以香爲主

方氏慤曰土可稼穡故有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甘味之主香氣之主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朱氏申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指成數獨土主生數者土分王四時以成物則不嫌于不能成也

稼穡作甘土之味也稼穡之氣其香始升故其臭香

彭氏廉夫曰土言生數土爲生之本而均四時且洛

書無十取五以爲中也甘爲五味之主香亦爲五氣之主

姜氏兆錫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各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水之數以成十木火金水之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故不舉成數而以生數明之也甘香皆屬土

任氏啟運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者土之生數不言成數者水火木金非土不生又各以其生數加五而成故河圖中五十而洛書有五無十以妙于用也

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者土之味也物有五臭惟香
入脾香者土之氣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霤力又反
高氏誘曰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
由申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張氏虙曰心當作腎土所勝也
姜氏兆錫曰室中爲中霤中霤土神古者陶復陶穴
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
也祭先見孟春蔡邕曰中霤神在室祀則設主於牖
下

任氏啟運曰古者穴處開其上以受明雨則霤于此後世因謂室中爲中霤蓋祭一室之土也祭先心者心居中故以配焉且土德寍靜不尚克戰更不可使心之尊受制于卑也祀中霤之禮先設席于廟室之奧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

餘 之禮

天子居太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閎音宏圜于權反呂氏春秋作高以揜又淮南子有中宮御女其兵劍朝于中宮

高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

室

李氏謐曰考工記得之於五室而膠於堂之修廣何者五室合於五帝各舉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居其一止又聽朔布令咸居其月之辰也鄭康成乃爲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交以用事可謂攻乎異端誤後學者也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五室復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纔有四尺五寸之堂且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戶之兩頰纔各七尺全置八尺之斧依且不容牖戶牖之間哉盛德篇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

北七筵堂高三尺得之戶牖失之九室以論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義無所據也且堂之修廣纔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一室僅可一丈戶牖於何容之蔡伯喈假其法象因僞飾辭亦可歎矣

袁氏翻曰考工明堂同是五室其九室著自戴記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制鄭王亦云周是五室於今不同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乃云房室也謂

堂後有九室不叵異乎晉人穿鑿謂之一屋更屬不
經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堂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卽東之南
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
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
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
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
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

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敷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姜氏兆錫曰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又居太室者蓋一至明堂右个而即居太室以應土之中氣而順時序與或曰土寄旺四時每季十八日亦居此室也圜者象土之周四時閎者象土之容萬物也

任氏啟運曰呂作高以揜淮下有中宮御文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又淮無此章於季夏即載其日戊己節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夏小正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在縣下則旦日在翼淮南子作招搖指申

高氏誘曰翼南方之宿楚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秋夏正建申之月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任氏啟運曰建星呂淮作斗淮作招搖指申唐作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今立秋日在柳八度暑星五

爾雅曰七月爲相鶉尾之次申與巳合也

其日庚辛淮南子上有其位西方

班氏固曰辛者陰始成也

張氏虙曰庚辛屬秋以秋盛德在金也

任氏啟運曰淮有其位西方唐有其性義其事言

爾雅曰歲在庚曰上章辛曰重光月在庚曰窒辛曰塞庚更辛新也是時日行至翼月從白道萬物肅栗將更其舊以就新也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蓐音辱

張氏虙曰相傳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而司秋元

氣廣大謂之皞春爲大皞則秋爲少皞

高氏誘曰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

姜氏兆錫曰少皞金德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少

皞氏之子該也

其蟲毛

戴氏德曰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

朱氏申曰秋則右而義毛蟲屬焉以其力强也

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

凡物之毛者皆屬金

盧氏翰曰西方白虎七宿金屬其類爲毛故秋則其

蟲毛

姜氏兆錫曰獸曰毛蟲金之屬

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

國語曰咏歌九則平民無貳

白虎通曰商張也陰氣開張陽始下降也三分徵首益一生商數七十二其音屬金故秋以商爲主也夷則中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自大呂三分去一而上生曰夷則者夷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班氏固曰漢志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商爲金

聲金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則法也陽氣正法度而

傷故陰氣當傷之物也

高氏誘曰太陽氣發太陰氣衰萬物肅然應法成性

故曰夷則

鄭氏康成曰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疏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

可詠九功之法平民使不忒

韋氏昭曰九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夷平

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

歐陽氏脩曰商傷也物過老而悲傷夷僇也物過盛

而當殺

陳氏祥道曰夷則建申之律人至申而氣夷物至申而有成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商如離群羊太史公云商動肺而和正義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　又曰夷則之律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王氏喬桂曰自是而後已向於秋矣故夷則長七寸五分自林鐘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商爲金夷則金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九者金之成數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

其味辛其臭腥

鍾氏惺曰今西戎氣腥亦其驗也

其祀門祭先肝

髙氏誘曰孟秋始内由門而入故祀門肝木也祭先之用其勝

黄氏震曰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以養金

姜氏兆錫曰蔡邕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齊氏召南曰按春祀戸之内陽按門戸一也既對言而分爲春秋二祀則戸屬在内者門屬在外者

是月也草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方氏苞曰周官山虞職仲夏斬陰木故季月則止之入山行木行視其已斬未斬而稽其數也古者山澤官守之而不頒于民山虞之法萬民斬材有期日則取者不敢濫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則守者不敢怠凡竊木者有刑罰則耗敗之塗閉此材木所以不可勝用也後世山澤賦于民則非時妄取竭用無餘官司不能禁而盜竊者無所忌是以山則彌望而童道無列樹暫遇水旱薪芻不屬黎民重困然後知先王之慮民遠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夏小正曰莠萑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時
有零雨灌荼

高氏誘曰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也寒蟬得寒氣鼓
翼而鳴是日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
之祭鳥

彭氏廉夫曰夫涼風八風之一西南風也

盧氏翰曰涼薄也寒也未至於寒特爲寒之漸爾嚴
凝之始也陰生於午而嚴凝之氣乃申方始陰極于
亥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終主秋冬而以收藏爲事也
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爲雨露陰盛則凝爲霜雪白露

感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

張氏虙曰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

陳氏澔曰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徐氏師曾曰此記時候不言收事陳說非也

姚氏際恒曰用始行戮下云戮有罪嚴斷刑故鄭氏蒙上鷹乃祭鳥解然語義終不類

朱氏軾曰用始行戮者謂既祭乃行擊殺鳥也

姜氏兆錫曰此記中月之候戮殺也猶季秋祭獸戮禽之戮凡鷹欲食鳥先殺鳥為祭然後方殺以食如

豺獺也舊注用始行戮爲人主順時行令之義非十

二月記候之例矣

方氏苞曰始戮鳥也季秋豺乃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淮南子有西宮御女撞白鐘其兵戈

高氏誘曰總章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左

个南頭室也白順金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

藏也

張氏虙曰秋爲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爲章白在

其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爲剋我赤白不相離故以總

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乘路宜尚白而言戎路以用言之若詩元戎小戎重兵也但兵車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此飾以白耳麻木穀金王之時恐其或過取物之竊我者以殺之犬金畜金王之時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調之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廉稜也以春對觀圜則深廣廉則方嚴達則顯深則隱

姜氏兆錫曰總章左个謂西堂之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廉稜角也所謂義以方外深則收藏

之意耳

任氏啟運曰淮有西宮御女白色衣撞白鐘其兵戈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高氏誘曰迎秋於西九里之郊金氣用事治兵討罪非帥不整非武不威故賞軍帥武人於朝與衆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賞軍帥武人順時令將振武也

黃氏啟蒙曰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

武之政軍帥句賞武臣也天子乃命七句張武功也重義字發揮蓋天地間之正氣爲義氣人中之正直爲義人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人横行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卽以扶上天之義氣也　又曰是月也秋氣至矣太史以天地之盛德在金也而告諸天子天子乃迎其氣于西郊爲當其反也以秋主肅殺爲兵之象故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選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尚其堅利於士中之特出而俊傑者則簡擇而練習之於將之已試而有功者則專主而任用之凡此皆用以征乎

不義者如殘下爲暴慢上爲慢皆不義也詰以問其罪而誅以戮其人在所必征也則有以明上之所惡在不義所好在義遠方之人莫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思效順于義矣

姜氏兆錫曰迎秋西郊祭少皡與蓐收也武人帥以下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並去聲

劉氏恕曰天地方以義正萬民而可令不義之人橫行天下乎則用兵以征不義扶生人之義理卽助天

地之義氣也
朱氏申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案禮夏官文
董氏應暘曰命將所以征不義詰誅卽征暴慢卽不義也明所惡卽以見所好順彰教四訖之意
彭氏廉夫曰此說雖善然亦以天地肅殺之義著此令耳非拘泥以爲出師必此時也觀者無以辭害義
姜氏兆錫曰士言人兵言器簡擇練習也桀俊以可用者言有功以已試者言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

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服
矣
方氏苞曰罪大者征之其次詰誅之古稱誅戮有重
有輕周官司烜職邦若屋誅則為明竁謂明辟也宰
夫職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曲禮齒路馬有誅
則責讓也以九伐之法言之如馮弱犯寡野荒民散
犯令陵政必讓責不改而後加罰爲餘六者非征伐
則勢不行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繕市戰反摶音博創平聲折音舌舊音哲非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舊以斷決爲句非

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斷曰斷

朱氏申曰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張氏處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爲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化生聖人之刑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又曰斷決因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不審

徐氏師曾曰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　又曰天地始肅當

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羸

黃氏啟蒙曰首節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意也嚴一于嚴則謂之慘刻不謂嚴矣必嚴中有寬乃謂眞嚴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

姜氏兆錫曰法制猶言法律脩者脩明之也繕治也姦在於心故禁以止之邪見於行故愼以罪之務事搏戮執拘也理者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斷者損筋骨猶續曰折已絕曰斷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又曰朱子曰陽道常饒陰道

常之故贊化者陰氣不可使之贏也

周氏發曰孟秋視折審斷不與瞻傷察創一例視所折之輕重而審斷其罪之輕重也

方氏苞曰傷謂傷于疾病者創謂瘡痏者斷謂當大辟及宮剕者仲秋百刑皆決故先于此月察其傷者創者折者或應放流或當宮剕必少寬其期恐以傷重致死也而斷者不可以復屬尤宜審定旣曰審斷而又曰嚴斷刑者前則獄已成而將致刑于仲月者故更審之後乃獄訟之將決者故戒以嚴愼也

任氏啟運曰桎梏下准有禁奸愼邪審決獄平詞訟

十字唐止斷薄刑決小罪六字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唐月令是月也下有築場圃三字

高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朱氏申曰不言所配以萬物新成不可偏舉一物也

姜氏兆錫曰穀謂稷也稷於是始熟而登也方氏曰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稷以穀言者稷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以是而已皇氏曰諸月以彘嘗麥雛嘗黍犬嘗麻嘗稻獨此無牲者記文略也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築場圃句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坏音培

高氏誘曰坏猶培也

張氏虙曰宮室當修垣墻當坏城郭當補此治國之常經蓋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生心棟宇傾欹則人肆侮國體所係豈止禦災捍患已哉

黃氏啟蒙曰寢廟分上因穀熟而行薦新之禮見奉先之孝下因收斂而行預備之政見恤民之仁水潦以上備水患修宮室以下固民居總之皆收斂之備蓋秋嘗之後此時斂藏為急務以登穀為斂藏之候

以備凶固居爲歛藏之先所以然者一歲之積儲全
在歛藏故王者汲汲於民收歛計也
姜氏兆錫曰坏益也注曰始收歛順秋氣收歛物也
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建酉畢星好雨也修坏且補亦
象秋收歛物當藏也
方氏苞曰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東南
下濕可蓄水以溉田小雅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豐
鎬之閒偶或有此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蓄必積水之
區始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祀
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季春之令曰修利隄防道達

溝瀆毋有障塞此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完隄防者近川之地以防汎溢如齊趙沿河爲隄也導溝瀆去壅塞者使隴閒之水順達于川而不害稼也尙書曰濬畎澮距川孟子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主于宣洩而非以蓄以灌溉明矣井田既廢齊魯周鄭之閒往往困于水災無溝洫而積潦不得達于川也春秋書雩旱甚多而大水僅一見於宋蓋非常之災始害于粢盛而其餘水潦俱不能爲敗季春修利隄防毋有障塞孟秋則完隄防謹壅塞何也修利者溝澮閒之小隄防也自

四月至六月雨之大小久暫無常惟開通其障塞使田隴之水得達於川而已季秋所完則近江河之大隄防也伏秋之汛期日有定雖水潦盛昌但隄防完固于水勢衝激土性墳壚之所壅塞惟謹則汛期一過即終歲無虞矣

任氏啟運曰坏吕作坿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

高氏誘曰封侯裂土封之大官上公九命割地以地賜人大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所

以皆不宜行

張氏處曰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則有功而加地也

又曰雖與祭統不合然亦不相悖也

陳氏澔曰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言如此

姚氏際恒曰鄭氏執祭統之說謂古者於嘗出田邑

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按月令主夏出

秋取之義不必執祭統之說以駁之也孔氏曰鄭惟

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

無出大幣爲得理以其收斂之月故也按月令之辭

等爾何以一是一否注疏執禮解禮之謬如此

姜氏兆錫曰削地諸侯有慶劃與之也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皆禁止焉以其違收斂之意也注曰古者於嘗出田邑而此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疏曰嘗出田邑祭統文謂於秋祭之時割出田邑以與諸侯而令禁之故云失其義也愚按注疏蓋近之而未審也凡本條所稱皆重大之義祭統所稱出賞者乃謂其輕小者也賞以春夏而未嘗不有輕且小之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以秋冬而未嘗不有輕且小之賞祭統於嘗出田邑發公室及孟子秋省斂助不給是也審此則孟秋之不行重賞其義

瞭然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淮南子下有七月官庫其樹楝

高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敗穀冬玄武之屬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春陽亢燥故旱是月涼風用事而春燠乘之故穀更深而不實夏火王故多火災金寒水熱金火相干故不節而使民病瘧

朱氏申曰戎兵乃來陰氣大勝而主殺也以三陰之時行三陽之令故陽氣復還以秋成之時行春生之

令故五穀無實熱極生寒故不節
陳氏澔曰行冬令爲亥水之氣所泄行春令爲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傷也
張氏虙曰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藏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無時非徒無益也
姜氏兆錫曰介蟲如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之類也
任氏啟運曰孵疾唐作厲疫宋作疾疫淮下有官庫其樹棟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鄒在寅校

張景雲校